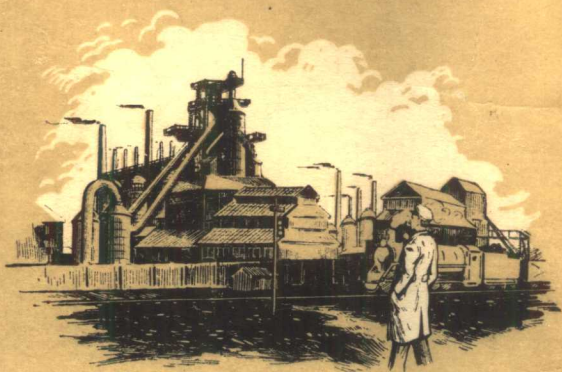


來歸

波列伏依著



工人出版社

歸 來

鮑·波列伏依著
馮 培 譯

工 人 出 版 社

Б. ПОЛЕВОИ
ВЕРНУЛСЯ
ПРОФИЗДАТ—1949

〔509〕本書字數：46,000字

歸 來

著 者	鮑・波 列 伏 依
譯 者	馮 培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

1—5,086〔累〕43,094

一九五〇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二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4906/04

這本書寫蘇聯衛國戰爭勝利以後，原來是斯達哈諾夫工人的卡澤莫夫從部隊退伍，回到烏拉爾的煉鋼廠。他看到煉鋼爐有了新的複雜的裝置；他過去的徒弟已經成了工人的旗幟。卡澤莫夫雖然受着全廠工人的尊敬，說他是「開闢道路的人」，但他總以遠遠落在新技術的後邊而感到苦惱。可是他沒有在困難面前退却，他下定決心從頭學起，終於掌握了最先進的技術，創造了全國的煉鋼新紀錄。

本書的初版是根據「蘇聯文學」一九四九年第十二期英文版轉譯的。現在又由劉光傑、張孟華同志根據俄文本進行了一次校訂，並補譯了英譯本節刪的部分。

譯者的話

工廠上空刮着暴風雪。

一捲捲的雪忿怒地打在房子上，蓋滿了院子，沿着市區的街道怒吼，看不見天，看不見地。只有衝破風雪吼叫傳來的沉重的金屬隆隆聲，以及被染上了紅色閃光的旋捲的雪花，才使人感到這並不是空曠的草原，而是附近有一座巨大的冶金工廠，並且在這風雪交加的时刻，人們正在煉鋼和軋鋼。

克拉芙吉亞·華西里耶芙娜的半舊的卡車，用輪胎摸索着熟悉的道路，慢慢地在茫茫大雪中推進。鬆散的車廂噪雜地響着。前燈的光綫只能照到車頭散熱器前面一點地方。克拉芙吉亞小心翼翼地慢慢地開着車，一隻手不停地放在手煞上，並且不斷地按着喇叭，但結果還是出了事，她把一個人撞倒了。

這個人突然從茫茫大雪中出現在車頭前面。克拉芙吉亞僅僅來得及看到他並不是橫過馬路，而是奇怪地站在路中心，似乎正在入神地思索着什麼。她對這個自己找死的失

了神的 瓜發生了片刻的憎惡，馬上使勁把手煞一拉，煞頭尖叫了一聲，咬緊了輪子，但是卡車仍向前滑過去，接着有一個輕輕的撲擊聲，那人拿着手提箱的一隻胳膊揚了起來，然後整個人在車頭下不見了。

克拉芙吉亞就好像是被彈簧彈了一下，跳下車來。不，沒有人呻吟。只有風雪不斷怒吼，從輪子底下刮出一片片碎雪。那個人正默不做聲地從保險槓下爬出來。藉着前燈的光亮，克拉芙吉亞看見他身旁一個小手提箱碰開了，一條粉紅色厚毛巾的一角隨風飄動，有好些雪刮進了箱子，一個肥皂盒摔在不遠的地方，一個刮臉用的杯子在雪中閃着光。特別引起她注意的是一隻頂上帶着鈴的老式鍍銀鬧鐘。這隻鬧鐘躺在那裏，還清脆地滴答響着。

「您還活着嗎？傷了什麼地方沒有？我按過喇叭，確實按過！」克拉芙吉亞驚慌失措地說。

陌生人連看也不看她，怒聲怒氣地說道：

「有您的什麼事？您何必解釋呢？」

在前燈黃色的光綫下，在大雪紛飛中，克拉芙吉亞看見站在她面前的人，是一個個子不高的寬肩膀的男子，他穿着一件已經舊了但裁得很好的軍官大衣。在雪中看不清他

的面孔，但是憑着女人的銳利眼光，她馬上看到了他那肩上新來釘過肩章的小孔，他那皮軍帽上一顆陸軍五角星留下的痕跡。他不嚇她不罵她，也不要看她的執照。因此，她對這個可能會毀壞她從未出錯的安全行車名聲的陌生人底憎恨，不由地被一種感激心情代替了。

她幫他撿起飛散了的東西，免得被風雪埋沒，又把雪從箱子裏倒出來。

「您是外鄉人嗎？大概是迷了路吧？我送您好嗎？」

「好吧！」陌生人十分冷淡地答應了，提起箱子便爬進了車子。

「送您到哪裏去？」

「這對我也還是個問題呢。我生在這個城市，長在這個城市，可是，現在什麼都不認得了。去找旅館，連旅館的影子也沒有了，真見鬼，原來的地方只有一片空地。我又到工廠招待所去碰碰，估計他們看在老相識面上，也許會讓我住下來的，偏偏辦公室又挪到那裏去了。原來舊辦公室已經燒掉了！……又碰着這場大風雪！」

「是的，德國人把我們這個城市破壞了，克拉芙吉亞同意地說。她突然可憐起這個懊惱的無家可歸的陌生人，於是邀請地說：「這樣好了，您到我那裏住一宿，」說完她又有些耽心。「不過您要知道，法西斯來過以後，我們是怎樣生活——一間小屋子，連收

拾的時間都沒有，我每天轉這個舵輪，總要轉一班半，甚至轉兩班……」

「沒關係，」陌生人無精打采地說。聽他那聲調，克拉芙吉亞知道他對於在哪裏過夜都是滿不在乎的。

車又開動了，克拉芙吉亞恐怕再撞倒別人，所以特別仔細地瞧着那片白茫茫的飛旋着的雪霧，直到眼睛也痛了。陌生人悶悶不樂地坐着，兩手深深插進袖子裏，似乎在打盹。在回家的路上，他一直一言不發。他被女主人推着，走過黯黑的過道、公用廚房，那裏有幾個女人正在爐子旁邊忙碌着，她們用驚奇的眼光看着他。他走進克拉芙吉亞的屋子，甚至對周圍也不看一眼，便把皮箱放在一角，把衣帽掛在門旁的釘子上，然後搓搓凍僵了的手，走到溫暖的壁爐跟前，背緊靠着取暖。

「好像回到自己家裏似的，至少也得問一下東西該放在什麼地方呀……就跟啞叭一樣，……」克拉芙吉亞莫名其妙地想。

「我先把車開過去，車房就在旁邊，回來再給你弄點茶喝，」她一邊說，一邊不安地斜視着白色壁爐前面這個紋絲不動的黑影。她聽聽黑暗角落裏床那邊傳來孩子的均勻的呼吸，又提醒他說：「如果斯拉夫卡醒了，不要嚇着他，告訴他我馬上就回來，……還有……你還是坐下吧！」

陌生人不做聲地點點頭。過了一刻鐘，她回來了，他依然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壁爐旁邊，兩眼半閉着，他的姿勢透露出疲倦和悲傷。女主人很想使他擺脫那陰沉的心情。

克拉芙吉亞把椅子挪到爐子跟前：

「您請坐，烤烤火，我來燒點水，一道喝點茶……只是……」

「謝謝，我什麼也不需要，您不必麻煩了。」

克拉芙吉亞提着茶壺，準備上廚房去，並且把沒有燈傘的直垂下來的電燈上遮光的舊報紙取下來。立刻可以看出沒有人關心把這屋子收拾得整潔一些，舒適一些。桌上放着裝着書的布書包，書包裏露出一個鉛筆盒。就在書包旁邊的一塊破報紙上，放着吃剩下的東西，兩個沒洗的碗，窗台上堆着一疊油漬漬的盤子。

在屋子裏邊，一個七歲左右的男孩，兩臂攤開睡在一張大木床上，他的褲子、汗衫、襪子和上衣整整齊齊地掛在椅背上，椅子底下端正地擺着一隻補了又補的尖頭氈靴。所有這些衣物的細心料理，多少加重了克拉芙吉亞住所的不舒適和零亂景象。

二

克拉芙吉亞提開水回來的時候，陌生人正在細看釘在牆上的一幅大照片，那是四個

男人站在克列姆里宮牆前面合照的。他們臉上都像過節那樣發着光彩，嶄新筆挺的衣領上，都佩戴着勞動紅旗勳章。稍高的地方掛着一個顴骨突起的結實的男人一幅放大半身像——他是這四人當中的一個。

「這是誰？」陌生人指着照片問道。不知爲什麼聲音那樣激動。

「我的丈夫，格奧爾基·許利可夫，」女人悲傷地看了一眼那顴骨突起的精神勃勃的面孔，嘆了一口氣回答道。「一九四二年秋天在斯大林格勒犧牲了……」

「舉世聞名的軋鋼工人，真是能手！」陌生人突然說道。他又指着站在邊上的一個橫豎一樣寬的矮個子問道：「里西津在什麼地方？」

「我想是在烏拉爾，他跟工廠一起搬走了，再沒回來。你怎麼認得我們的人呢？」

「阿弗寧呢？」陌生人指着另一個穿着一套漂亮衣服，胸前的口袋上露出一角手絹的黑皮膚和有些駝背的男人。

「也在烏拉爾，我們這一夥都在烏拉爾。跟着工廠疏散到那邊就扎下根了，幾乎誰也沒有回來。現在這裏都是新來的人，……照片上第四個人是潘特萊·卡澤莫夫，大概以前你也認得他吧？和我丈夫一道自動參軍的。聽說他現在在德國當什麼司令。他家裏的人疏散後都死了，對他來說，回到這兒來是很痛心的事。他以前是我們最好的煉鋼工

人……也是個很快樂的人呢。」

「以前是，」陌生人瘡啞地應聲說，他的發顫的聲音異常痛苦地震動着，使得克拉芙吉亞不由地再仔細看看這個消瘦的、滿是軍人的深深皺紋的面孔，他臉上有一道從額角斜過面頰的紫疤，她突然一眼看出，他就是照片上那個把一隻胳膊親密地放在她丈夫肩上，長着一頭細髮，圓面孔亮眼睛的煉鋼工人。

她喊了一聲，驚異地揮動兩手。客人的臉頰動了一下，不知這是微笑還是神經質的抽搐。

「是的，以前是那樣的，許利可娃同志。這都是事實：一個不錯的煉鋼工人，一個快樂的人，也有過一個家，這都有過，但是……現在什麼都完了。」

正如一些很能克制自己的、可以多年不暴露內心痛苦的人有時會發生的那樣，他不等這個陌生女人提出各種問題，便自己說出了甚至對最親近的戰友也從未談過的事情。

潘特萊·卡澤莫夫的工作本來是可以免服兵役的。但是當敵人接近他家鄉的時候，他便跟廠裏的許多黨員一起自動參了軍。一個月以後，煉鋼工人變成了坦克手，在南部參加了戰鬥。從初冬才收到的信中，他知道了妻子和兩個孩子已經隨着工廠疏散到烏拉爾的一個小地方——這地方，小得在地圖上也找不到。妻子在信中告訴他說，她在一個

建築工地上工作，她和孩子們都很好，不必掛念。然後就突然沒有信來了，一連幾個月都得不到她的消息。最後，當他被圍在斯大林格勒的時候，中央委員會委派的工廠黨委書記寫給他的一封信，突破重重障礙到達他的手裏。黨委書記告訴卡澤莫夫說，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得傷寒病死了。

卡澤莫夫有好幾天一言不發，好像喪失了說話的能力一樣。這時候，我們的隊伍正在向前挺進，卡澤莫夫的單位一直處在緊張的戰鬥中，隨着進攻的興奮和任務的緊急，他的痛苦也逐漸減輕。只有和他同桌吃飯的戰友們發現卡澤莫夫上士的性情變了：從前是一個愉快活潑的人，現在變得陰沉緘默了。他立即停止給工廠中的朋友們寫信，並且決定在戰爭結束後不回老家去。

但是痛苦並不影響他的戰鬥藝術。他在戰鬥行進中經過了四個國家，在易比河上結束了他的戰鬥生涯。這時候，他已是一個坦克兵團的上尉，獲得了六個勳章和四次受傷的彩帶。

作爲一個又精細又能確切執行任務、對自己對部下都很嚴格、並且具有工業生產經驗的軍官，他被委任在某市城防司令部工作。這個城市是他那個坦克營在戰爭最末一天佔領的。他馬上同意了。這樣，煉鋼工人便成了城防司令部專管經濟工作的副司令員。

他努力地工作，常在司令部的會議上受到表揚。

但是，坦克軍官的骨子裏仍然是個煉鋼工人。現在勝利禮砲的回音已經在異國河流上平靜了，坦克上的砲身也蓋上了砲衣，卡澤莫夫便開始愈來愈堅決地請求讓他回到工廠去。

甚至在這以前，在戰爭的歲月中，每當他的部隊突進某個工業城市的時候，骯髒的積雪，空氣中硫磺的臭味和腳下鐵渣的破裂聲，都使他想起他所熟識的那個工廠。於是他的心臟跳得更快了，他的思想飛到他那些老伙伴們正在煉鋼的烏拉爾的陌生小城中。但是坦克仍然衝向前去，工廠的煙囪被拋在後邊，他那對他所熱愛的工作的思念，就溶化在戰鬥的熱火中了。

現在當他在幾乎未遭過戰火的易比河畔的異國城市開始過和平生活的時候，對於他所熱愛的工作的思念，便在他煉鋼工人的心中迫切地強烈地增長起來。城內小花園那些經過千修百剪而喪失了自然形態的樹木，房子的千篇一律的無味的樣式，以及窗外老鐘樓的哥德式的尖銳綫條——所有這些都是這樣平庸、刻板 and 陌生，愈來愈使得卡澤莫夫無處可以得到寧靜，他心裏痛苦不堪，渴望早日重返祖國。

白天忙於各種工作的時候，他有時可能忘掉一兩個鐘頭，但是一到晚上，特別是在

這個異邦顯得冗長的星期日，他就無法解脫。當他思想家得特別厲害的時候，他就換上便衣步行到市外的工業區。這裏的廠子都是舊的，和潘特萊·卡澤莫夫戰前工作的那個大工廠，一排排廣闊地伸往草原上的大房子，絲毫沒有相似之點。但是即使這樣，他仍然在工廠之間那些被煤煙薰黑的不成樣子的地上，轉好幾個鐘頭。他在這個撒滿鐵渣的異邦土地上來回踱着，回憶少年時代的生活，他是怎樣在建築工地上推着滿載磚瓦的小車，那時候，未來的工廠在那些長滿了苦艾的小丘之間，剛剛顯出輪廓。在這以後，當他作工藝學校實習生的時候，他怎樣躡手躡腳地走進那籠罩着一層淡藍色煙霧和充滿吼聲的平爐車間，那個煉鋼老手波利卡普·德米特利耶維奇·蘇霍夫，怎樣把少年們推到燃燒得熱度極高的大煉鋼爐前訓誡他們：「同志們，工人階級，你們要好好伺候爐子，就像你們伺候愛上的那個姑娘一樣，要什麼就得給什麼，得順着她的脾氣，……」然後他又想到那美妙的一天，他，潘特萊·卡澤莫夫首次感覺到自己，他的助手，他那一組工人以及沸騰着鋼水的大煉鋼爐，終於溶匯成一個服從他的意志的有生命的機體——他首次創造了全國高速煉鋼紀錄。

還是不想的好！老家無疑早已忘掉煉鋼工人卡澤莫夫的聲譽了。不，不，別想這些了。他以痛苦的心情擺脫了這些寶貴的回憶，回家換上軍服，又投入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裏。可是他對心愛的工作的懷念還是不斷增長着。他變得暴躁了。晚上，他夢見煉鋼爐，夢見鋼的閃爍亮光和柴油噴射器低沉的吼聲。

終於他忍不住了。經過多次無結果的口頭申請之後，他直接向總司令寫報告要求退伍。國家不是急迫需要有經驗的煉鋼工人嗎！城防司令曾和卡澤莫夫長期在一個團裏，他看出卡澤莫夫最近幾個月的苦惱，便支持了他的請求。當批准他退伍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潘特萊·彼得洛維奇立即收拾好行裝，幾乎等不及領取薪水，便跑到車站買票去了。他憧憬着自己已經回到原來的工廠，在他的老朋友，他的煉鋼伙伴們中間，他相信祖國的空氣也會解除他的痛苦的。

潘特萊·彼得洛維奇感到火車爬得太慢了。每到一站他都跑到月台上問離國境還有多遠。最後他等得不耐煩了，他扔了火車票，在一個大城市改乘飛機走了。

他在黃昏時分抵達他的故鄉。這裏正有許多更加辛酸的消息等候着他：和他在工廠中一道長大的人，工藝學校的同學們，朋友們，幾乎所有一道工作和一道出了名的人都留在烏拉爾，留在森林地帶的荒野中他們親手建立的新廠裏。在舊址上現在已經恢復的建築內，修起了新的巨大的企業。外表上它和卡澤莫夫工作過多年的廠沒有兩樣，但車間裏工作的人都換了，在任何地方——在工廠的黨委會，在辦公室，以及在沿用舊名的

工廠報社，這個復員軍官都看不到一個熟識面孔。……

「你看，許利可娃同志，鳥兒飛回自己的窠，但是，窠已經變了樣，別的鳥兒住在裏面了，」卡澤莫夫歎了一口氣，拿出一根紙煙，但弄斷了幾根火柴還沒抽着，便把紙煙搓成一團塞回口袋裏。「早知這樣，還不如不回來呢。沒有人再記得卡澤莫夫了。這個卡澤莫夫，他是誰？他在這裏幹嘛？」

他拿出另外一根紙煙，克拉芙吉亞發覺他的手哆嗦得很厲害。

「您說的對，潘特萊·彼得洛維奇，這裏的人都是新來的。我疏散回來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感覺。彷彿是回到家裏來了，又彷彿沒回來，不像主人也不像客人。不過廠裏還有一些舊人，雖然大多數是些青年人。……我給你在大木箱上弄鋪，可以嗎？」

當她收拾鋪蓋的時候，她的眼光不由落在照片上那個愉快的，眼睛明亮的煉鋼工人身上，接着又落到這個禿頂的疲倦的中年人身上，他沮喪地彎腰坐着，茶早已冰涼了。

克拉芙吉亞歎了一口氣，然後用紙燈罩把燈遮起來。

「呶，睡吧，一路很辛苦，也該休息了。我跟你談得太晚了，明天早上六點鐘我還得送一批軋好的貨到車站呢。這是緊急的定貨，怕要睡過了。」

卡澤莫夫默默地走到他的箱子跟前，拿出那個鍍銀的老鬧鐘，把鬧鈴的針撥到五點

三十分，然後放在桌子上。它那急急忙忙的滴答聲充滿了屋子，克拉芙吉亞立刻感覺到屋子似乎舒服些。

「安心睡吧！它走得很準。到時候，就會把你叫醒。」

克拉芙吉亞脫衣服的時候，卡澤莫夫轉過身去背衝着她坐着，若有所思地注視着鬧鐘的針說：

「在斯大林格勒的廢墟裏拾來的。當時聽到它滴滴答答響着。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就把它塞到放防毒面具的口袋裏了，當我回到戰壕的時候，這個鬼東西還在走，所以便一直保存到現在——它叫得那樣愉快，使我想起來。我想，打完仗以後我要把它放在妻子的梳粧台上，當作紀念品。但是現在帶着它走過歐洲以後，却沒有地方可放了。一出車站，我有意繞一段路走，想看看我們過去住的地方——但是那裏已經一無所有了，只剩下一片荒地。」

「怎麼說是荒地？他們正在那裏建築新的住宅區啊。我們每天都送磚和鋼筋到那裏去的。」克拉芙吉亞反駁道。她準是正在上床，因爲卡澤莫夫聽到她說話時褲子下的彈簧悉悉作響。

「可能是這樣，我在那麼大的風雪中看不清楚……但是不管怎樣，我的鐘還是沒有